

千古盐田

阿福

“盐丁村”名副其实地宣示：我们是盐民！晒出的盐要让更多的家庭人丁兴旺。在盐丁村盐田通往灵返村盐田的一条黑石盐道的尽头，有一座用黑石垒起的石山，长久以来村民每添一丁就放置一块石头，以求海天保佑。渐渐地久积成山，成了见证血脉的圣山。看这垒起的大小不一的黑石，有一种众志成城之感，有一种心存感恩之爱。

海上捕鱼，岸上制盐，是村民一年到头的为生耕作。晚上渔火通明，海风习习，树叶微微而动，只听到细浪与渔船窃窃私语。白天出海的，晒盐的，男男女女忙碌的身影晃动着那片湛蓝的海。静谧与躁动都如此带有海的基因。

这里的人们性格豪爽耿直，勤劳勇敢，质朴坦诚。火山爆发的裂变与沉静，大海的宽阔与险恶，给予这里不屈不挠的血统。连长在盐槽，盐坛边和围堰石缝里的野草，也不惧烈日晒和海水泡，顽强地生长，尽情地开花。

海岸上，大大小小的盐槽，方方正正的盐坛，错落在深深浅浅的沙滩上，好像是从大海深处踏浪而来，向陆地延绵的生命，以润泽与它相伴相生的人们。日出日落的霞光时分，盐槽和盐坛那自然的曲线、直线交错在弧形的海岸线上，被斜阳映照得如诗如画。白鹭宿宿在红树林上，真担心从这画面里飞走。

在一块黑石旁，一位黝黑盐工说，在烈日下晒盐，自己也被晒得像黑石一样黑啰。望着盐田那一堆堆纯白的盐，从黑白两极中，让人想到白天与黑夜，想到阴与阳，想到苦与乐，想到悲与喜，想到故乡与他乡……想到泪水和汗水的咸味是有色彩的。

起风了，在靠近盐田的渔港，几十条小船上的国旗迎风飘扬，映红了港湾，也映红了盐田。风轻轻地掠过海面，海水的波纹重叠着向盐田涌来。一朵朵白云，好像很眷恋盐田上那如云的白盐，依依地盘旋在炊烟升腾的天空忽近忽远，有的像垒起的石，有的像回港的帆……

我在乡下住着，用大碗喝茶。有时也用一个矮胖的竹筒喝茶。以前还有一个葫芦瓢，其实是半个葫芦瓢，底下磨平了，可以在书桌上放稳，我也用来喝茶。后来有一个朋友喜欢，就送她了。又有一位朋友，自己烧窑，用简陋的手法做出粗糙的茶盏，坑坑洼洼的，我也觉得很好，就一直拿来用。我喝茶并不挑器具。晚上就在栗树下的小茶室内，盘腿而坐，喝一壶茶，喝完，接水再煮一壶，又喝完。

这样喝茶的时候，月亮常常就悬在窗外。月亮底下，可以望见依稀的稻田，一片宁静。冬天的稻田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一片的紫云英，乡人们叫做“草紫”的——在那里默默地飘摇。

在乡下生活，平白地觉得时间富足——富得流油的那种。在城市里，每天来来去去，虽然不上班了，还是要见几位朋友，聊一点事情，偶尔出去就堵在路上。就那么一堵，两堵，三堵，一天也就飞快地过去了。而在乡下，可以干好多事情呢。下午小小地睡个午觉，读几页书，写一篇稿子，从邮箱里发走，这一天的工作就算完结了。这时去到后山的竹林里转一转，说是漫不经心地转一转，其实是想寻一两只笋。这时节的笋，简直是人间的妙物。冬笋深藏于泥下，轻易不可得，只是那么一转两转，抬头望竹梢，侧耳听听风过竹林的声音，低头看见哪块泥土稍稍隆起，似有裂缝，一挖，果然得了一枚小笋。

就是这样，所有的美好都是不期而遇的。一小截冬笋，已令人欣喜。吃过晚饭，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去田间走一走。沿着小时候上学常走的那条路，沿着溪流的方向，一直走到山边，过桥，上岭，再折回来。穿过稻田，听田边的流水，天还没有完全地黑下来。晚上去与山人聊天，回来晚了，月中天，借着一点点光慢慢地走回来，也是一件悠然的事情。

可能，这些年种一片水稻田，最大的收获，就是这样的悠缓的心情吧。从前觉得许多事情都很重要，当去积极追求，现在觉得，亦不过如此。或者说，有也可，没有也可，若有若无也行。如同读书——好读书，不求甚解，偶有所得，则欣然自喜。我自付，种田也是如此的状态，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甚至有时，那微微的欣喜，真是有一点“不足与外人道也”的意味。

稻田边走一走，又想起灵云禅师的几句诗：“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虽是寂夜，却觉得，桃花仿佛已然开了。

奶奶从早上醒来开始，就要我拿一把椅子放在门口。等到下午，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要我扶她到门口。她就那么缓缓地坐在竹椅上，缓缓抬起头，看西边的太阳缓缓地落下去。

有时候，奶奶看着夕阳会露出一丝捉摸不透的微笑。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抹眼泪。大多数时候，她就这么呆呆地看着夕阳，就像看着她波澜不惊的一生，直至夜幕沉沉，家里的猫悄悄钻到竹椅下面。

之前奶奶一直身体很好，她会经常买点三层肉，然后装在一个白色塑料袋里，穿过大半个村庄，慢悠悠地拎着这几两三层肉，一脸的满足。当时她自己住在老屋，用柴火做饭。她认真地把三层肉切成一片一片，很薄，很均匀，然后在烧热的铁锅上倒上几滴油，三层肉一片片摊在铁锅上的时候，老屋里就弥漫了柴火味和肉的香味。

奶奶吃肉很慢，很讲究，她会把金黄的肉片一片一片盛到盘子里，然后打好半碗米饭。她端坐在饭桌前，一个人低头看着一盘子肉片，静默几分钟，然后轻轻夹起一小片，小心翼翼地咬一小口。她牙齿只剩下五颗，上面三颗，下面两颗，她把肉片放在嘴里咀嚼，很像吃口香糖，她咀嚼一两分钟，有时候肉真的嚼不烂了，她就一扬脖子吞下去，顺势吃上一口米饭。

奶奶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熬了一个星期，后来痛得受不了了，她叫我父亲带她到村诊所挂葡萄糖液，在她的观念里，任何疼痛挂葡萄糖液就好了。后来，父亲带她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她竟然都不问医生检查的结果，就要求回家。她对我父亲说，你爸昨晚托梦了，来的总会来，八十多岁了，在哪里都不如回家好。

二表哥开着面包车把奶奶从县城接回来。一路上奶奶什么话都没说，她无力地把脸贴着窗，默默地看着远处天边的夕阳。下车的时候，她对大家说了一句“傍晚的太阳真好看”。

母亲给奶奶煎她喜欢吃的三层肉，奶奶勉强坐起来吃几口。她日渐消瘦，脸色蜡黄，终日躺在老屋的老床上。第三天，她要到门口看夕阳。那个时候，她坚持叫我父亲打开老屋的大门。

夕阳下，有时奶奶在巷子里遇到

看夕阳的奶奶

饭有时候是我送的，奶奶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孙子，太阳落下去没？把竹椅搬到大门口，我要坐坐”。

奶奶在大门口坐在竹椅上呆呆看夕阳的时候，我就把饭菜放到饭桌上，我问过奶奶，要不要喂她，她摇摇手，要我陪她看夕阳。

我实在看不出夕阳的美，我看着憔悴不堪的奶奶心不忍，只好默默陪她。有鸟从远处飞回来，在屋檐下叽叽喳喳；有风也从远处吹来，屋檐上的几株狗尾巴草，在风中摇头晃脑。村上空炊烟袅袅，远处的夕阳在烟雾中一脸忧伤。

奶奶不和我说话，她会自言自语，说那袋米怎么长虫了，说那双棉鞋做小了，说那条鱼就挂在走廊上等后天除夕了再吃吧。

奶奶后来一个星期不能吃饭。最后那天，她挣扎着起来，要父亲抱她到大门口看夕阳。那天，奶奶先是父亲帮她梳头，然后叫父亲给她换上一件灰色的新衣服。

奶奶还是坐在竹椅上，竹椅背上的刻着爷爷的名字。奶奶看了一眼父亲，让父亲走开。父亲说，你要吃饭。奶奶说，不用了，把饭端走吧，吃了一辈子米饭，吃腻啦。父亲走进老屋的时候，就听到了奶奶撕心裂肺的哭声“哎呀呀，我的命啊……”奶奶的哭声在村上空弥漫开来，很多村里的人都突然愣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奶奶的哭声是村里最好的，奶奶为村里的丧事，为村里受了惊吓的孩子，都哭唱过很多次了。

奶奶这一次，哭唱里全是她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爷爷。哭唱全是用的老土话，我能听懂这么几句“我的爷爷呀，我腌的萝卜好吃吧；我的奶奶啊，扇子我来帮你摇吧；我的老头子啊，那半块豆腐留明天吃吧”。父亲蹲在地上，然后就啪嗒啪嗒地掉起泪来。

那天，奶奶哭唱了一个多小时。哭唱后，奶奶连续在床上躺了3天，然后就走了。

最后的记忆，是穿着白色孝服的一行人走在夕阳下，给奶奶送行。一路纸钱，一路鞭炮，一路哭声。

老屋的门锁上了，巷子里的足音是奶奶咀嚼三层肉的声音。夕阳还在，风还在，狗尾巴草还在。

诗路花语

正春浓。一城山水漫花红。
故地重游，浪堤伟岸向蓝天。
威雄。傲苍穹。双娇如画贯长虹。
轻涛拍岸欢歌，璀璨楼宇醉巅峰。
九衢三市，鹏游试目，静听翔凤飞龙。
雅兴依逸境，蜂蝶趣，情不由衷。

灯彩月色朦胧。辉煌浸透，浪漫步轻松。
黎歌舞、广场妙韵，笑里春风。
乐融融。放纵梦想，珍珠赛馆，举世同。

一杯浊酒，畅饮江天，岁月流水无穷。

几度春秋寄，当初问梦，旷浪征鸿。
记得狂涛泛滥，遇黎民百姓困重。
策谋治水安邦，拓河筑坝，城绿青山共。

念世名、多少英雄颂。忆往昔、来去匆匆。

问此时、乐在城中。看流水、画意向江东。
任情挥洒，清波荡漾，醉落天宫。

母亲

别除十月怀胎的痛楚
单那一朝分娩
您就相当于被踢断
20根肋骨 遍体鳞伤
谁能如你
忍受得住这般的万苦千难

从嗷嗷待哺到蹒跚学步
从牙牙学语到字正腔圆
流下了您多少的汗水
凝聚了您多少的苦痛心酸

我若安好 便是晴天
在你的生命中
这就是至理名言
你那孱弱的肩膀
既是坚不可摧的房梁
又是得遮风挡雨的伞

如今的你
你的步履是如此的蹒跚
拖着长长的夕阳
成天在村口久久地盼望
曾经游刃有余的千层线
在你混浊的目光中越长越长

沐浴一盏灯的内心

语意不当，我想先搁下
向右翻了翻身
离开高谈阔论，借一盏灯光驱赶
世俗

止不住的依然高傲
我在回头时，散落一地的是我内心的
的恐慌

归期是病
思乡的路朝向远方，有人擅长提醒
内心

挂上乡愁的门诊
青石小路变成了多年之后的往事
让交叉的高架桥突然有了冲动
拐个弯，又回到最初

蔷薇落

单瓣的相思 行走乡间
一抹阳光涂染乡情的脸颊
用淡淡的香 一路擦洗尘土的味道
被五彩的霓虹豢养
成为岁月墙头的复瓣

抹在唇上的青春只是短暂的红艳
春天一瓣一瓣地菲红
缤纷凋落
风的蹂躏 都成为高贵的奢望

无情的流水
从不承载无根的乡愁
从泥土中来归于泥土 从梦想中来
归于现实

只剩下 绿色掩盖后
扎在空中的
刺痛

姓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三亩清风明月

周华诚

夜冷寂，从稻田边走过，觉四野空旷无言，虫鸟俱已入眠。抬头望见星子遥遥，一粒一粒闪烁在高处。这

几日刷手机，看见大家都在相传“外星人信号”的事，叫做“快速射电暴”，一些文章说“不排除有外星智慧的存在”。这文章一出来，大家就嗨了，说真要有外星人向着我们地球发信息，那么到底是回复还是不回呢？回复的话，你尚不知对方怀的是善意还是歹心，若是歹心，地球可就要遭难了；不回复呢，就不仅不礼貌，而且，也不是那么甘心的……这消息出来，热闹了一天，次日我就看见有人出来辟谣啦，说这是“过度诠释”，很不科学；科学的说法，应当是这样——“在此此刻，对于这些讯号到底是怎么回事，靠谱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知道！”

好嘛。

科学不承认没关系，人类还有幻

想。

人在乡野，确实更常抬头望天。我们白日，在田地劳作，脚踏实地，晚上推窗望月，仰望星空，月光明朗，星子熠熠，真是会引发人有更多遐想的空间。小时候的夏夜，躺在院外竹椅上，听老人讲故事，飞机的灯一闪一闪，萤火虫一样滑过。人的想象力，就是这样打开的——从土地，去往更为深邃的地方，无穷无尽，无边无际。

在乡野生活，内心，其实更丰富一些。苏东坡先生不是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他的意思是，人们往往重视很多东西，轻视另一些东西。比如香车宝马，声名权势，以为人间至宝，殊不知换一个标准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穷尽的；而一个人的富有，是拥有那些不尽的东西。不尽者何也，清风明月。你可以收藏这些吗？你一旦能拥有清风明月，便是真正的富有啊。

清风明月，勿庸置疑——我们乡下一定是比城市里更多一些的。光是我家三亩稻田里的清风明月，就比一座城市的更多些——我敢打赌。

小院

王仲堂

忙活了两个多月，院子终于拾掇完了。

地面铺了青白色的花岗岩地砖。六十公分高的院墙，也是花岗岩石砖贴面儿。这颜色素净清爽，且渗水性好，看上去很舒适。矮墙上面安了白皮松原木的栅栏。栅栏的颜色原本想刷成板栗或者东欧红，后来看左前方一楼栅栏的板栗色太深，东欧红刷了几根，又感觉太艳。和周围的碧海蓝天、鲜花绿树以及院子的地面上颜色不搭，显得突兀扎眼。于是又改成了原木色刷清漆。老魏大哥一开始就主张保留原木色，说这样才接近自然。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妻儿觉得还是带点颜色好看。

我这人一向缺少主张，就一遍遍征求老妻和儿子以及儿媳的意见。还在小区里面拍了很多一楼栅栏颜色的照片，发给他们参考。整得他们也没有了主意。商量来商量去，最后他们的意见是“你看着办吧”。又把皮球推到了我这边。征询负责施工的李工，他也说带点颜色好。并且说海南这边没什么人刷原色，怕过个三两年会脱漆。脱漆倒不可怕，大不了再刷一遍。于是我就咬咬牙做了主。现在看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原木色的栅栏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透着清亮和舒爽。

院子不大，四五十个平米。西北角特意留了一小块菜地。打算种点茄子、辣椒和韭菜什么的。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打小求学，于农事实不擅长。就当作是一种怀旧和乐趣吧。院子不大，四五十个平米。西北角特意留了一小块菜地。打算种点茄子、辣椒和韭菜什么的。虽然生长在农村，但打小求学，于农事实不擅长。就当作是一种怀旧和乐趣吧。

绣球、栀子、金银花等。年前买的两棵四季桂和一棵金桔也栽在了门前。整得是要香有香，要色有色。这些花都是我开车去海口花卉大市场买的，费了两千多银子，拉了两趟。但效果很好。业主群里经常有人说，每当走过我家小院前面的时候，都能闻到花香。这次回来，一见面老魏大哥和老魏家嫂子就高兴地说，米兰和九里香又开了一茬，他们在楼上都能闻到。

前几年流行一句话，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这小院临近小区东门，出来进去的人都经过这里。花香散发在空中，既愉悦自己又惠及邻里，想来也是一件有点意义的事情。

孔子说“仁义为美”。小区里的住户，大多是同我一样的天南海北人。而且有很多是儿女买来孝敬父母的。住在这个临近大海，花园一般的小区里，粗糙的心也渐渐变得细腻起来。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话，虽然大家赞美的是花香，但还是感觉美滋滋的。

就在此刻，我坐在院子一角的阳台上写这篇文章，还不时能闻到院墙外随风飘来的阵阵香气。

虽然海口的阳光很炽热，但是有了九里香和米兰的花香，也就有了几分清爽和惬意。

一时诗性大发。不觉口占打油一首：

丹桂米兰香自远，柴扉木棚近天然。闲邀风雨庭前坐，一茶一书四月天。

看夕阳的奶奶

徐永清

我，叫我一声小名，然后就拉着头，佝偻着腰渐渐远去。

奶奶没有给我买过一次零食，但是，有一次放学回家，奶奶来到我家，从围裙里掏出两个苹果，一支毛笔，一个木制口哨。奶奶说，她和几个朋友坐着火车去了一趟远方的寺庙，苹果、毛笔和口哨都是寺庙门口买的。

奶奶吃肉很慢，很讲究，她会把金黄的肉片一片一片盛到盘子里，然后打好半碗米饭。她端坐在饭桌前，一个人低头看着一盘子肉片，静默几分钟，然后轻轻夹起一小片，小心翼翼地咬一小口。她牙齿只剩下五颗，上面三颗，下面两颗，她把肉片放在嘴里咀嚼，很像吃口香糖，她咀嚼一两分钟，有时候肉真的嚼不烂了，她就一扬脖子吞下去，顺势吃上一口米饭。

奶奶感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熬了一个星期，后来痛得受不了了，她叫我父亲带她到村诊所挂葡萄糖液，在她的观念里，任何疼痛挂葡萄糖液就好了。后来，父亲带她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她竟然都不问医生检查的结果，就要求回家。她对我父亲说，你爸昨晚托梦了，来的总会来，八十多岁了，在哪里都不如回家好。

二表哥开着面包车把奶奶从县城接回来。一路上奶奶什么话都没说，